

中国首部原创静电影初见
◎ 动静创作
同步小说

「初見」



初見
THE FIRST
SIGHT

中国首部原创静电影
初見 同步小说
◎动静创作

责任编辑:何 静
责任校对:周 颖
封面设计:动静设计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见 / 动静创作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5614-5503-6

I. ①初… II. ①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6735 号

书名 初 见

著 者	动静创作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5503-6
印 刷	成都君区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210 mm
印 张	14.125
字 数	196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我和我的两位同事，写下了它们。可它们并非我们的故事。

这是兰波和胡彦君他们的故事。他们将小说版的任务扔给我们之后，又拉帮结伙上天入地，拍新的静电影去了，并且还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们可以理解故事里的虚构与真实。

“你懂的。”他们说。

自以为是《初见》静电影字幕文案的终结者，最初接下小说版时难免信心爆棚，谁知一个章节不到，就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原来，这完全是另一种叙述，一种需要更多理由的叙述，而那些理由，却是不曾知道的。

许是年龄的缘故，反不如另外两位年轻同事写来流畅，如能通灵。率先交稿的誓言，令人沮丧地落空。

中间有几天，坐在涪陵乌江边上一处低矮的棚户下的一堆杂物中，我一边写他们的旧故事，一边看他们拍新片子。十几个人被两个冥顽不化的儿童演员加一只朽木难雕的小狗折磨到集体厌世。没人关心我怎样敲打出他们曾付出所有心血的《初见》主人公们的命运。和所有激情的创作者一样，他们就是一群闹腾在苞米地里的可爱的狗熊，手舞足蹈欢呼雀跃地奔向“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那一刻我才释然。放下了书写别人的沉重，让“张晨”的命运和自己的内心接轨。当乌江上传来一声悠远的汽笛时，他走上了我心中珍藏许久的若尔盖草原。

这本小说是两伙人的两次创作，是创作组对摄制组的“意淫”。把话先撂这儿，并不是要为《初见》的观众在阅读小说时可能产生的游离和失望打个埋伏，而是……反正，你懂的。

当一本书完成，和各种颁奖礼一样，照例要感谢许多人，多数玩儿虚的，有的也特真诚，我们属于后一种。

理所当然，首先要感谢的，是1600万《初见》静电影粉丝，没有你们长达两年的持续感动，也就没有我们今天发行小说版的信心。

然后要感谢的是不吝自己的宝贵版面资源，推广过《初见》的网站和媒体，腾讯、

搜狐视频、新浪视频、百度视频、皮皮、迅雷、电驴、优酷、《成都商报》、《扬子晚报》、《潇湘晨报》等。在这个“万般皆炒作，一切靠推手”的传播时代，你们能去发现寂寞的创作，这不仅对静电影，对《初见》，甚至对全中国年轻人的正直创作，都是莫大的鼓励。

当然，我们还要感谢在《初见》静电影中投入演出的演员们，是你们让茫然的文字有了生动的依托……

太阳飞船工作室、卡兔动画、峨嵋侠踪，在静电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们无私无偿，奉献了自己才华横溢的原创，谢谢你们！

小说图书版，在我们心目中，是给所有呵护过《初见》这个幼弱生命的人们，必须表达的一种态度，一个交代，这个意义超越了它本身所应有的文学价值。

在小说出版的同时，动静也即将完成从一个工作室到一个文化机构的嬗变与成长。这并不意味着它将走向商业，相反，这意味着它有更强大的、守护自己文艺理想的能力。

几天前，商业策划大师覃文华在与动静文化投资人之一谢震文先生的对话中，问起动静和静电影的商业模式时，得到的回答是：“作品！”

在林林总总的文化公司，形形色色的文艺形式，都急于成为商业的工具，以建立枪手价值为自豪的今天，谁还能想起拥有伟大作品和版权的光荣本质？

无论是静电影，还是图书版，有婴儿之甜美，也有婴儿之稚弱。我们希望它长大，并在长大过程中，去建立且完善一种叫做“爱、正直、勇气”的品格，从而留存住诞生伟大作品的可能。

是的，你懂的。

《初见》总监制



2011年9月8日于成都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停滞的时光

从尾声开始	002
[上篇]	
(一)	006
(二)	010
(三)	012
(四)	015
(五)	016
(六)	020
(七)	024
(八)	028
(九)	032
[中篇]	
(十)	038
(十一)	042
(十二)	046
(十三)	050
(十四)	052
(十五)	056
(十六)	060
[下篇]	
(十七)	063
(十八)	066
(十九)	070
(二十)	072
如序的尾声	076

● 第二章 子非鱼

恒	080
思珍	087
鱼之殇	094
程	102

阿健和大坤	110
相由心生	119
老程	126
不如归去	134

● 第三章 最初的梦想

(一) 回家	144
(二) 相遇	148
(三) 工作	152
(四) 规劝	160
(五) 妥协	164
(六) 挣扎	168
(七) 出走	172
(八) 聚集	176
(九) 谋生	179
(十) 签约	184
(十一) 还债	190
(十二) 回去	196

● 主创人员手记

	200
--	-----

● 网友评论精选

	208
--	-----

停滞的时光。

Unflowing Time THE FIRST SIGHT

【从尾声开始】

1980年11月23日，矿上的那间小礼堂挤满了人，我那铁打的老妈凭借着与她老乡赵一曼一脉相承的勇猛彪悍，以及与她初中肄业文凭相得益彰的无知无畏，在几百人睽睽众目之下，庄严地将我生到了这个世界。

故事里最搞的一幕由我老爸出演，在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那些站在椅子上踮起脚尖将脖子抻成拉面的工友们一一打压下去的企图无法奏效之后，自己也索性以青年领袖的姿态站在了群众的一边。

我在脏兮兮的白布围搭起来的临时病房里奏响此生第一声嚎啕，四周立即响起了欢欣鼓舞且充满色情意味的友好掌声和流氓口哨。老爸光荣地质问：“弟弟还是妹妹？”浑身血污跟刚杀完猪似的矿卫生队女医生从破布中伸出个脑袋来，嬉皮笑脸地盯着我爸卖关子，安静下来的人们恰好听到主席台中央那台20寸黑白电视上传来了一声清脆的回答——江青站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傲然说：

“不知道！”

这个典故的正面效果是矿上的人看见我都是笑容满面，这种温暖一直持续了六年。

自从二娃发现了矿山东谷里那湾水池，我们便经常趁矿幼儿园阿姨睡她随时随地都会突然降临的回笼觉时，趁机翻越厕所后墙逃跑。那湾水有我此后再也没有见识过的清冽，我此后也再没能像那段时间那样尽情且无耻的赤裸过。

“晨晨——”我第一次对自己名字有深刻触感的时候，正和二娃把脑袋埋在水里比赛谁憋气憋得更久，从未赢过的我刚把脑袋拨出水面，就看见一大群被惊起的鸟，向着

后山振翅飞去。

“晨晨——”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刺耳。

“坏了，你妈！”随后钻出水的二娃大惊失措。

“不是我妈，是你妈！”我愣愣地听，愣愣地说。

“我妈干吗叫你不叫我？”二娃疑惑地抹着脸上挂满夕阳的水珠儿。

等我们回过神来手忙脚乱地往屁股上套裤子的时候，二娃妈猛地从林子里窜出来，一把将我没头没脑地搂在怀里大哭起来。

从她塞满泥土味道的胳肢窝里，我把眼神挣扎出来，看见不知所措、裤子还挂在膝盖上的二娃，正无所事事地用手搓着自己光溜溜的屁股。

回到二娃家，给我们做了饭，她又匆匆走了，出门前嘱咐我今晚就睡在这里。我不安地问：“我爸我妈呢？”

门重重地关上，又从外面稀里哗啦地锁上，这些动作被她弄得一律声响很大，因此她并没有听见我问她的话。

平时我和二娃经常会住在对方家里，在爸妈们有事外出的时候。因此，虽然那天不同寻常的气氛隐隐让我们感到有些害怕，但也并未多想。我们开始“吹纸将”，一直吹到那个晚上的最后一只醒着的狗叫完它今天最后一声，一直吹到我把手里所有梁山好汉们全部输光，才争抢着爬上吊铺去胡乱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在大人们嘁嘁喳喳的低语中醒来，从白纱布做的吊铺帘子里往外看，模糊中只见除了二娃的爸妈，还有另外一个人。我偷偷掀开帘子底边瞄了一眼，是个阿婆，干干净净的一个阿婆，很面善。奇怪的是，我莫名其妙地对她泛起一份浓厚的亲近感。

“你爸妈死了！”睡在身后的二娃突然说话了。

我一回头，看见他睁着一双大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地躺着。

他刚才的声音很低，我就问：“你说什么？”

“你爸妈死了。”他歪过头来看着我。同时毛巾被里的手被他轻轻地抓住了。“矿上进城的车翻到山沟里，一个也没剩下。”

“你胡说！”我甩开他的手大叫一声冲破纱帘跳下吊铺奋力冲向门外，一双干涩坚

硬的手堅定地將我扣住，直到我停止掙扎，在那巢穴一般的身体里安然睡去。

抓着外婆枯木般干澀堅硬的手，我離開大山來到了小鎮。在那似乎永遠也轉不完的山路中有一塊立在雜草中的石碑：146公里。外婆一邊抹眼淚一邊和鄰座的人說：“拉着娃兒們的卡車，就是從這裡翻下去的。”

我把臉緊緊貼在玻璃上努力往下看，覆蓋着茂密樹冠的崖谷，那死神的家，深寂、柔然、溫暖，有許多鳥兒勇敢地俯衝下去。



我叫张晨。1980年出生，今年29岁。我的家乡在四川南部的一个小镇，周围都是大山，很偏僻。至今都没有通公路，只有一列窄轨小火车通往山里。

【上篇】

(一)

如果不是二娃一年以后也搬到了小镇，今天我可能早就淡忘，甚至遗忘了矿山里的童年生活。因为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有个写字的人说，“对生活，对周围一切诗意的理解，是童年给予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我不大相信现在的孩子仍能够对生活作出诗意的理解，当他们没有伙伴的时候。童年的伙伴是一种没有需索的结盟，是人一生中唯一可能的一段时间，能够真正获得的，关于友爱的体验。

那年头没有“首富”这个概念，如果有的话，由外婆家再往里走七个门的明明家就是了。作为镇上人家唯一一个去过成都的孩子，和唯一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明明和我成了阶级的代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在二娃到来之前，他是我在童年世界里的天敌。

那是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都可以成为一个里程碑事件的年代，明明爸借此事件完成了由以“投机倒把”为生的二流子，向镇上最受尊敬人士的成功转型。在贴着蓝色塑料膜的荧屏中自由快乐生活着的蓝精灵们，几乎让我向天敌明明彻底缴械投降——如果他不是在“吹纸将”的时候要赖毁掉了我珍贵的关云长。

“吹纸将”曾经是我们那里的孩子最奢侈的游戏：把小人书上的人物剪下来，趴在地上鼓足腮帮子吹，催动这些名垂千古的英雄人物展开一场场飘逸的厮杀，直到一方兵器落到对方要害即为胜出，败者被俘。所有的父母都是这个游戏的反对者和镇压者，因为当时一本小人书的钱，抵得上一家人整整一天的口粮。

外婆却不像我死去的爸妈那样在意它们的价值，有些晚上，做完手里的加工活儿，她都会一边在昏暗的灯泡底下仔细帮我把英雄好汉们剪下来，一边自言自语地抱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毛主席活着的话早给他们烧了，还用得着费这劲？”

《千里走单骑》是爸爸给我买的最后一本小人书，第四十五页上那个三通擂鼓斩蔡阳的关云长造型尤其威武，因为刀画得又大又长，所以在“吹纸将”的时候占尽了便宜。

明明手里也有王牌，是《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和我的关云长是整条街上孩子们的传说，于是一场注定的决斗在孩子们的传说与期待中注定要到来。

很多年以后，当很多人把有森林的地方叫做“天然氧吧”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从小孱弱的自己在“吹纸将”上会有偌大的本事。相比而言，显然明明那令人羡慕的、去过成都的经历对肺活量没有任何帮助，孙悟空几个跟斗云翻下来都没超过一米远，被策马杀到的关云长一刀斩在了脸上。小朋友们欢呼着顷刻将我包围起来。

“还给我！”明明在后面猛地拽了一下我的肩膀，恶狠狠地说。

“不！你输了！”我把捏着两员大将的手背到身后，倔强地守护着自己的胜利果实。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帮腔：“明明耍赖皮，输了不认账。”

恼羞成怒的明明立即指着其中一个：“你今晚不许去我家看电视！”孩子们立刻鸦雀无声，迅速拉开了和我的距离。

“我没输，”平息了乱党的明明越发理直气壮，“孙悟空金刚不坏，四大天王都砍不死他，关云长怎么能砍死他？快还给我！”

进入肉搏战，我的肺活量便没有了用武之地，很快被强壮的明明压在了身下。在失去所有抵抗力之前，我壮烈地将关云长和孙悟空一起撕了个粉碎。

促使我终于不顾丢人现眼当众痛哭起来的原因很纠结，包括被他扭住的胳膊很疼，包括失去了自己的爱将和俘虏，还包括我一边哭一边绝望地想到的悲剧：今后我再也看不到电视上那群可爱的蓝精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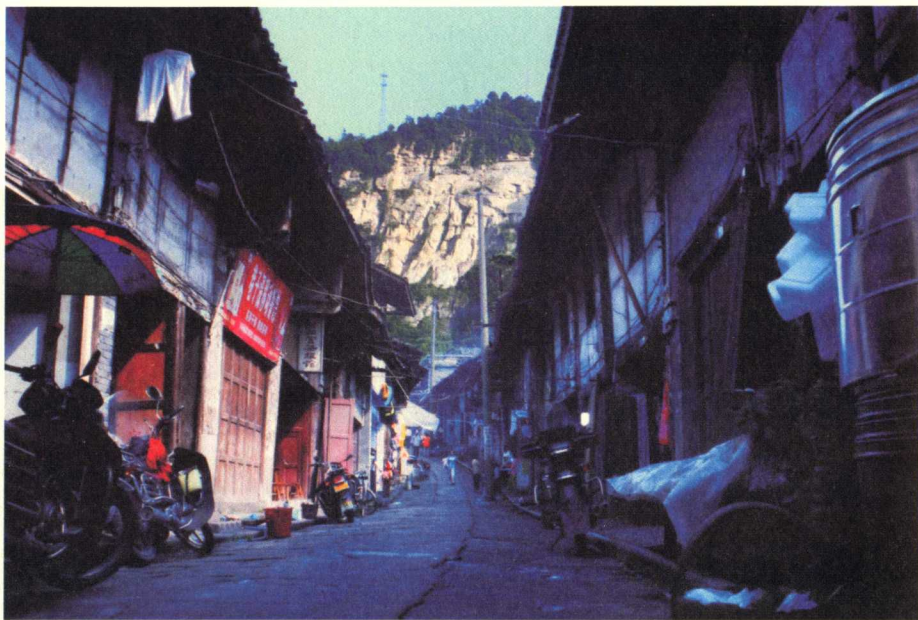
那天晚上我撕掉了自己所有的纸将。

那天晚上外婆将我撕掉的所有纸将都用纸条仔细地粘了起来。

那天晚上镇上所有的孩子都在明明家后院儿看电视。

那天晚上我蹲在明明家后院女儿墙外这辈子第一次正经八百地看月亮，墙内传来的歌声完全颠覆了外婆传授给我的关于月亮的所有知识——

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没有叫嫦娥的女子，也没有什么白兔子。



张晨：阿婆，我想去成都。
阿婆：现在在茶铺干着不好吗？
张晨：我想出去看看。
阿婆：别去，城里可不是乡下！



(二)

人越没有什么，就越珍惜什么，即使是个六七岁的孩子，也必须得生活在这些颠扑不破的真理当中。基于蓝精灵的威逼利诱，镇上的孩子都躲我很远，大人们干涉不了这个独立王国的秩序，就算老一代德高望重的外婆和新一代万众敬仰的明明爸出面调停，也无济于事。

直到一个落雨的中午，二娃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才从孤独的沼泽中获救。

他是和他妈妈一起回来的。虽然一直住在矿上，但二娃妈并不是矿上的职工，她是二娃爸作为一个从山东奔赴四川支援三线战场的光荣工人路过这个小镇时收获的战利品。如今二娃到了上学的年龄，“随军”多年的妈妈便带着他告别父亲回到了小镇，回到了他的外婆家，虽然外婆家里早已经没有了外婆。

二娃妈领着二娃和我到镇中心小学报名那天，冤家路窄地与明明狭路相逢。

明明爸将他那辆新买的二手本田125的马达鼓动到飞机轰鸣的级别，绕着小学的操场飞奔一圈之后才戛然停在了我们的面前。

“红妹儿，啥时候回来的？娃都长这么大了。”明明爸摘下头盔，在被他折腾起来的飞尘中露出用发蜡齐整中分的脑袋。二娃妈放开掩着嘴的手，重新张开被迷住的眼睛，终于认出了自己青梅竹马的伙伴。

当时看来，他们的寒暄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直到半年以后那个轰动整个镇子的桃色事件发生时，我才又想起二娃妈坐上后座，摩托车再次扬起的那一片灰尘。

我只是一门心思地要替关云长报仇。我拽拽二娃却盯着明明，低声说：“就是